

時憲集

版

時 戀 集

(一名：「適者生存」外)

定 價

民國卅二年六月初版

著 者 秦

似

出 版 者 春 草 書 店

桂林太平路二十四號

印 刷 者 亞 洲 印 書 館

桂林營洲一三〇號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5.288
452A

明曜香

臣民叩書

封林營院二三〇號

突

通者生存外

香

香

草

書

封林營院二三〇號

執

辦

集

(一) 卷一 (蘇林營院二三〇號)

今天失掉的是世界的自由，

而明天，將失掉人類的惡地獄。

— 代序

目錄

「適者生存」之外

一〇七

讀書隨感

一〇四

「適者生存」之外

一〇七

瑣話

一一一

多餘的感慨

一一四

「立此存照」以後

一一八

祝「陳圓圓」

一二五

惡夢

一二八

不同的利弊

一二二

觀察家的透視

一三七

故意的混淆

一四〇

關於國際青年反法西斯蒂

一四五

我的信仰……五三

爲着誰？我們讓血？……六〇

不能緘默……六六

不同「附錄」黃英瑞：讀「不能緘默」之後……七三

還是舊調子……七六

懷一念……八二

急事閒談……八五

「附錄」張先智：老實話？風涼話？……九〇

清談與漫話……九五

惡魔與「瘋狗」……一〇二

隋那以後……一一〇

應「廣西日報」徵文……一一四

剪燈碎語……一二六

自由，我們歡呼你！.....	一二一
看粵劇歸來.....	一二六
談 蝗.....	一三一
「野草」兩年小誌.....	一三五
正義所要求者.....	一四二
給軍委會演劇七隊信.....	一四六
剪燈碎語之二.....	一四九
「同盟勝利年」感想.....	一五八
談 翻 譯.....	一六〇
市僧主義萬歲！.....	一六三
後 記.....	一六五

看書隨感

巴黎淪陷以後，我們曾看到「愛倫堡」的一篇通訊。他紀述當時混亂而又綺麗的情形，窮目的千百輛汽車的行列，私人的汽車，公共汽車，運貨車，載了女式時裝，笨重沙發之類，以每小時十英哩的速度緩緩爬行着，中間擁塞着怨聲載道的難民，這真使人聯想起一八七一年，由凡爾賽進入巴黎的權貴們的雍容與綺麗，混亂與雍容的價值是同一的：「這些人不惜將巴黎變為一個沉沒於血海的邱墟」。

近期的文摘上，又譯出一篇「法蘭西淪陷秘記」，紐約出版，原書名為「*Le Secret*」。但奇怪，只看見譯者的姓名，作者姓名却不知去向了。——這是近來翻譯界「風氣」，西風及世界傑作精華之類刊物提倡於先，影響及於較嚴肅的刊物的，只排着題目和譯者姓名，作者姓名，不是被抹去，就是附在文末。譯者花了心血，稿費之外，求點名譽，原無足深怪的，但抹掉作者姓名，及附在文末的方法，卻常使譯

文的忠實讀者，爲之愕然。對於作家和作品，都無異於踐害的。有些外國作家聲明保留作品的翻譯權，對這類譯者，便見得必要了。

在別的地方，我知道這是法國記者 Simone 所著。『accuse』是「控訴」的意思，引自左拉爲德雷福案件作的有名的「我控訴」——致法國政府的信。後來巴比塞也用這題目作文指示過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罪惡。把嚴厲的「控訴」譯爲「祕記」，也是一種奇怪，但這是適應中國讀者的筆法，「祕史」「豔史」之類，素來最受歡迎，畢樹棠先生在「畫夢錄」上說赫理斯的自傳是性史，情婦是西方潘金蓮，也是用着這種筆法的。

閑話不表，這本「控訴」實不失爲一冊好書，雖然只讀到節譯的片斷，已經感到那裏面的消息之可貴，可驚和可信了。作者是德軍入城那天，才離開巴黎的。他記載着從一位雷諾內閣開員得來的消息：

在內閣會議席上，魏剛將軍突然起立離開會議室。過了幾分鐘他又奔進來，緊張得非常可怕，大呼叫喊：『共產黨奪了巴黎，全城都發生暴

同情的舉動。華理斯·韋萊（共產黨領袖）已移居愛麗賽宮（總統官邸）。『魏剛
第一書要求立即向希特勒提出休戰。』我們不能把國家交給共產黨。我們有愧於
要求『雷法國』。雷國前辦公室中伏時一軍國會崩潰，而一面又向美味望合樂國
輝上輝合會。據報告那個消息給我的閣員說，魏剛的宣言對會議發生了深切的印
「輝象」但內長曼台爾立刻去打電話給巴黎警察總監。回電說巴黎平靜無事。
前輝象，沒有暴動，沒有巷戰，沒有共產黨統治。

而且，不但貝當，馬奎和拉伐爾的附和者都認為法國的崩潰應由人民陣綫，蘇
聯，出賣俄，和英國負責。『蘇聯志大才疏，一榮譽的將軍』。

雷諾向美國的新呼籲又發表出來，這呼籲帶着非常悲觀的口氣。總統
要求美國供給『大批飛機』，並謂『法蘭西之生命懸於一髮。我們的抗戰
日艱一日，如果繼續下去而我們並無共同勝利的希望，則抗戰再無什麼意
義。』

第三次閣議是在晚十時左右開始，開得並不長久。副總理旭丹即席發

求立刻提出休戰。如果條件是不可能的，他方謂法國人民可以更大的準備繼續作戰。喬治曼台爾反對他。他說，休戰協定一經訂結，沒有一個兵士可以受誘再戰。

曼台爾是猶太血統，後來在內閣的論辯上，貝當派就譏嘲他，說他的主戰，不過是猶太人的反德論調。但他的查報是可靠的，誰都知道，巴黎沒有暴動，沒有巷戰，也沒有共黨統治，而是德意志先鋒隊在「榮譽的進軍」。

而且，不知由於節譯，還是這本書真的遺漏掉，我卻在別地方看到過一些可靠的記載：去年九月的一「國際文學」載了羅可托夫的一篇論文，他舉出了法國前線的「戰績」，說是遠在德軍攻破色當之前，達拉第政府就取消了一千多個民衆團體和職工聯合會，解了一萬多民選參議員的職！這數字比當時俘虜敵軍的人數，恐怕還要多。雷諾總理在密閉的辦公室中刑訊一羣國會議員，而一面又向美利堅合衆國廣播：「法國人民可以毫無畏懼地發表他們對於戰事的意見！」這是爭取羅斯福總統同情的要着，果然，紐約的覆電來了，但只不着邊際地說：「每週多運軍火。」一類

話，沒有了倚靠，正如雷諾所說，「再抗戰還有什麼意義呢？」於是乎投降。如果這些是實情，則人民陣線已經先巴黎淪陷而淪陷了，魏剛將軍們正毋須「有愧於法國！」

這頗類乎中國南宋的情形。宋抗金兵，何嘗沒有成績？最後必須投降，據秦檜和同情秦檜的主張的人所稱述的理由，是「諸將自誇雄豪，各以成軍雄視海內」。所以主戰的將領和言臣，反而應負亡宋的責任了。當時的岳飛和後來（寧宗朝）的韓侂胄，都是被妥協政策拿來開刀的；主和派中的陳與義也說過這樣的話：「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和旭丹的「如果條件不可能，法國人民可以準備繼續作戰」，並無不同，可惜南宋小朝廷的淫柔和氣燄已經抑殺了民氣，後事也就不復可爲了。今日法蘭西的情形，也正類此。只由國策夫管着，猶如金人並不以南宋爲友，而要南宋納貢稱臣，失卻主戰派，不是也就無須利用主和派了嗎？不久蒙古人來了，南宋終於被滅掉。貝當以人民陣綫，蘇聯，甚至英國爲

類開始走上自私和剝削的道路上，以各種偽造，歪曲的「正義」和「犧牲」支持那壓迫人的組織，在極致上是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的時候，人類已經定命的地要經歷這罪惡的地獄，可怕的屠殺。我們不會健忘，這一次的屠殺和前一次的屠殺僅隔了二十年，而在前次屠殺的結束的時候，就有一些先見的革命家指出着下次屠殺必然的到來；人類一天不能脫擺長期困扼着共同福利的自私和剝削，不能用自己的良知加強羣體的醒覺，則少數獨裁者所製造的災難就不會停下來。

支持殘殺的強權者們，也用科學合理化着他們的罪惡，是的，像馬爾薩斯一流學者的人口論，解釋人類人口超糧食的增加而增加，結果只能有戰爭，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的法則，在這裏就要被抬高到理智的頂點：軍國主義所公開憑藉，而某些人暗中服膺的尼采道德觀，就是根據這法則的。然而，生物進化了億萬年，產生了人類的頭腦，誰說有理智和意志的人類不能結束用自己的智慧毀滅着自己的悲劇，而代之以羣體的改革，羣體的發展呢？當人類建立他們的意志陣綫之後，「適者生存」法則就不適應於人類的活動，所以今天在破碎的舊世界上唯一的希望，是

新生的羣體。

在瘋狂地摧毀着自己的「文明」的舊世界的對面，我們看見了這新生的羣體了。這是在昏暗與絕望中，迎擊和戰敗了滅亡的運命的人羣。他們依照着新的學理的法則，平和地發展着，健康地壯大着，在又一次氾濫的洪水的災難中，他們已可免掉顛簸與滅亡，而以強大和穩定傲視世界了。他們平和地達成了一桿麥長兩枝穗，沙漠闢成田原，北極墾爲樂地的奇蹟；在世界普遍的饑荒，貧困，塗炭，流離底對比之下，創造了一個真正爲人類所愛慕的新世界。（國一軍四日二十五日）

羣體的覺醒只還在初期中，牠還將在程度上提高，在範圍上擴大；沒有一種力量能夠遏止這樣的運動，因爲這是一種生的要求。然而侵略主義和暴力主義都正竭力遏阻着，分散着這一些覺醒的人們的意志陣綫，因爲他們清楚地看見其生的要求獲得勝利，他們就要因爲不能繼續其吮血寄生而滅亡。所以日本鎮壓着中國，德國鎮壓着捷克波蘭，貝當鎮壓着法蘭西，軍閥又鎮壓着日本的民衆。而後者又都反擊着前者，雖然程度不同，前途却連在一起的。

演說勝利到來之前，當然還是戰鬥。這是反「適者生存」及「人口論」的戰鬥，是發揚人類的良知與爭取屠殺的終止的戰鬥。它在昏暗的世界上下了一道黎明的曙光。

我們從暴虐的權威統治着世界起，殘酷的歷史已經度過了幾千年了！我們開始看到劇變和人類的新生，我們已經感到新世界的重量。然而獨裁主義和暴力主義的黑暗勢力，在歐洲各國中，則愈發升得更高，並擴大；這是一對矛盾。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卷之四